

从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 看当下京剧演出市场现状

王文清 时菲菲

艺术的起源是多元化的,但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演变却都有同一片赖以生存的土壤,那就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民群众,京剧也不例外。京剧自产生之日起,就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最初以“乱弹”命名,逐渐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从而取代了昆曲,成为了戏曲舞台上的主流,其根基便是贴近生活,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一个剧种、一个剧目要想长久地生存,必须始终把观众放在第一位,而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则恰好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

《三打陶三春》是北京京剧院1979年创排的优秀剧目,荣获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这出剧目一经上演便盛极一时,连续演出了四五百场。该剧甚至走出国门,走访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当下的京剧在低谷中艰难地前进着,许多人为此找出了各种理由以开脱责任。但是,作为戏曲从业者,笔者认为我们必须一针见血地找出症结所在,然后解决它,才能更好地促进京剧的发展。而这个“症结”就在于当下优秀的京剧剧本十分匮乏,“唱、念、做、打”技术全面过硬的优秀演员也十分匮乏,这直接导致了观众不买账,对京剧振兴信心不足。下面,笔者以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为例,从观众的审美心理角度具体分析当下京剧的演出市场现状。

一、在剧目题材方面,要充分了解受众的实际需求

1. 喜剧色彩

京剧《三打陶三春》是一出喜剧作品,由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根据旧京剧本《风云配》(又名《郑恩招亲》)改编。受众的心理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不和谐便会产生一定的喜剧效果。对立冲突越激烈,产生的喜剧效果就越强烈。

首先,该剧的名称与作品的实际内容之间的不和谐。该剧名为《三打陶三春》,如果不提前了解该剧的主要内容,人们往往会以为该剧主要讲述陶三春因某事被别人打了三次。而看了这出戏之后,人们会发现原来是三个壮汉想要打败农家女陶三春,结果被陶三春这一弱女子狠狠地收拾了一番。“陶三春”这一人物形象在受众心里被彻底地颠覆,造成了强

烈的喜剧效果。

其次,该剧的人物形象不符合其应有的身份或性格。“奏本迎亲”一场,由周世宗柴荣开场。作为君主,其座椅本应放置于舞台正中间位置,却被摆放在偏于下场门的位置,不合常理的摆放位置暗示出了该剧蕴含一定的喜剧色彩。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柴荣、赵匡胤、郑恩、高怀德、高怀亮五个壮汉都表现出对陶三春的畏惧,让人捧腹。特别是男主人公郑恩,甚至提到陶三春就会手脚哆嗦。高怀德、高怀亮、郑子明三大武将都被看瓜女陶三春打败,更是被观众称奇,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不符合生活的真实逻辑,但这种虚构的处理方法恰恰符合戏曲艺术的逻辑,观众并不觉得不真实,反而看着非常真实,并乐享其成,也就是说在戏曲舞台上可以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变成可能,这种极大的反对比增强了喜剧效果。而作为看瓜女的陶三春与北平王郑恩之间身份悬殊较大,看似不和谐,但是两个人的结合却恰恰构建了一个喜剧组合。以上种种,赋予了该剧强烈的喜剧色彩,给观众营造了轻松美好的观剧氛围。

2. 平民生活

剧中的柴、赵、郑、高等人都都是跻身权贵的高等阶层,与看瓜女陶三春之间有着较大的身份差距,但是最后却都不得不让步于陶三春,体现了平民百姓反对压迫,变被动为主动,翻身当家做主后的思想意识,符合观众的审美心理。而且,该剧主要描写了围绕普通老百姓看瓜女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语言生动朴实,充满了生活情趣。陶三春的“敲碎他娘的景阳钟”、“拉一屁股帐”等粗俗的语言,以及卖油郎出身的郑恩身居高位之后不得不表现出规规矩矩、知礼节的滑稽样子,也拉近了该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反观当下众多新创编的京剧作品,则存在相当数量歌功颂德、大忠大义的正剧。当然这一题材作品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作为艺术的传承者,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笔者对那种人为地掺杂过重过浓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于人物形象之上的做法颇感不妥。其实,我们没必要给艺术形象赋予太过沉重的政治色彩。人性总是复杂的,只要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真实的、善良的,是传递社会正能量的,只要他所代表的一类人真实地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那么

他就完全可以成为值得我们倾心打造的舞台艺术形象。

3. 真性情战胜假面子

艺术是真、善、美的结合体,特别是京剧。深受戏曲观众喜爱的往往是集真、善、美于一体的人物形象。而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向观众展现的恰恰是最质朴、最真诚的人性。郑恩身居高位之后,成为代表皇家颜面的王爷,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有时难免戴着假面生活。因为爱面子考虑再三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必然敌不过真性情涌动而不自觉散发的魅力。剧中郑恩对赵匡胤所言:“小弟征战疆场,从来也不知劳倦,如今要学习他娘的这些做官礼节,把小弟的身体都累得这样酸溜溜的了……”这假装出来的举止恭而有礼,永远比不上赵匡胤来的体面。然而,挥洒真性情的郑恩却能驰骋沙场,无人能敌。在“瓜园浇水”一场中,陶氏姐弟描绘了一幅生机盎然、富有温情的乡村田园生活图景。那段脍炙人口的“不怕贫穷不靠天……”唱段,更是散发出劳动人民的淳朴和上进,而郑恩在朝堂上的不自在也只能逗人一笑而已。躲在油库里“看看豆油、闻闻香油、尝尝菜油”以解忧愁的郑恩却是憨直可爱的。所以,假面子永远敌不过真性情。

二、在情节设置方面,要准确把握受众心理

作为该剧导演的迟金声先生曾经谈到他导演京剧《三打陶三春》时的感受。他提及“瓜园浇水”一场中陶三春得知自己成了北平王的王妃后的心理变化时,“戏已然开始三十多分钟了,得有一小高潮了。戏的矛盾还没到高潮,但是时间到了,是一个单元的末尾了,应当有一个小高潮。”(引自《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对京剧大师迟金声的访谈)所以,戏曲导演想要创排出深受观众喜爱的剧目,必须要准确把握受众的观剧心理,不能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所以,迟金声导演认为,一出戏有一出戏的情节高潮,但是,要将一出完整的剧目分化成若干个故事单元,每一个单元都要设置一个高潮点,也就是制造吸引观众的小火花。最后,在数个高潮点、小火花的簇拥之下,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全剧的大高潮、大火花。同时,在安排好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启发和帮助演员精心设计展示自身行当(共性或普遍性)和人物(个性或典型性)特点的,“唱、念、做、打”有机结合的技术手段,为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服务,则是京剧剧目中的点睛之笔。

1. 大高潮——“洞房三打”

京剧《三打陶三春》分“奏本迎亲”、“瓜园浇水”、“赵府定计”、“劫驾一打”、“金殿二打”、“油库避难”和“洞房三打”七个场次。“奏本迎亲”、“瓜园浇水”、“赵府定计”和“油库避难”四场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助推剂。而该剧主要包含三个大事件,分别为“劫驾一打”、“金殿二打”以及“洞房三打”。三个主要事件构成了该剧的主体高潮部分,也是该剧的矛盾冲突点。三场打斗,场场精彩。

然而,在三场打斗中依然可以再分出小的高潮点。“洞房三打”就是大高潮中的小火花。对于陶三春而言,一打高怀德只是试手,二打金銮殿只是示威,而“洞房三打”则是在展示自己的真性情。当初二人瓜园定情,今日的郑子明却故意派人劫驾,在洞房中还上演了通过家法立威的闹剧。以上种种行为都是阶级思想在作怪。郑子明由一个卖油郎变身北平王,学规矩、识礼义,表面上看是生活礼节的变化,实际上却是阶级本性的变迁。“统治者想要使一个卖油郎的劳动本色泯灭,从而跻身于封建统治集团的朝班中。”(萧甲:《晶莹如玉陶三春》,人民戏剧,1980年3月,第16页)郑子明虽觉不爽却也只能听命于朝廷,从此强行丢掉自己的劳动人民的本质,戴上封建权贵阶级的假面。直到“洞房三打”时,陶三春打败了郑子明,消灭了其嚣张气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以卖油梆子作家法。表面上看是让郑子明勿忘当初二人的情谊,不弃糟糠。实际上是提醒郑子明,要出淤泥而不染,不要忘记自己劳动人民的本质。所以,陶三春大战“三英”(高怀德、高怀亮、郑恩),战出了劳动人民的真性情。当下的京剧舞台上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类反映劳动人民质朴、真诚的人性题材的喜剧作品。

2. 小火花——以“跑驴”为例

第二场“瓜园浇水”是整出戏里最具生活气息的一个小单元。这一场一开始,姐弟俩就上演了一出富有情趣、生动活泼的表演,随后县官前来接亲,陶三春最终决定骑驴随县官入京。此时,该单元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迟金声导演在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之前为该单元设置了一个吸引人眼球的小火花,也就是“跑驴”时的表演。陶虎牵驴上场,陶三春一个跨步,骑上驴子,身子扭扭捏捏,欢欢喜喜地出了门。挥洒鞭子,跑了圆场之后,陶三春勒住驴子,唱道“陶三春喜吟吟……”,唱腔和音乐,以及一系列表演动作较好地体现了浓厚的乡土情趣,也反映了陶三春得知郑子明不忘当年之约,依然要迎娶自己的消息后的欢欣雀跃之情。这样的艺术处理,使得该剧张弛有度,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听效果。

3. 展现演员的技艺水平

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中,迟金声导演在重视故事情节的组织和安排的同时,还兼顾到让演员充分展示自己的技艺水平。毕竟京剧是一门“角儿”的艺术。陶三春这一角色在兼顾较重唱念的基础上,将身段表演、武打动作技巧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最主要手段。“瓜园浇水”的“跑驴”、“劫驾一打”的“耍锤”、“金殿二打”的“群打”、“洞房三打”的“对打”都极大地展现了陶三春的扮演者王玉珍的刀马旦行当的身上功夫。这样的好角儿,符合受众的审美心理,演到了人们心坎里,让观众忍不住叫好。“瓜园浇水”一场中,陶三春的“十三咳”唱腔、陶虎的矮子功,既能展现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又能很好地展示演员的技艺水平。所以,京剧舞台上演员不

能纯粹为展示技艺而表演,一定要使其符合规定的戏剧情境、符合人物需要,也就是一切程式技术手段的运用都要紧紧围绕人物形象塑造这一中心任务服务。

三、在角色定位和塑造方面,要贴近受众的审美水平和审美习惯

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中,塑造了一系列贴近生活的平民角色,如陶氏姐弟、郑恩、县官等。陶氏姐弟的率真淳朴、郑恩的憨直可爱、县官的左右逢源,无不透露出人性的真诚。赵匡胤针对三弟惧怕陶三春之事,设计了一系列富有兴趣的“谋略”,如劫驾、谎称高怀德战胜陶三春等。然而事实总是出人意料,这些小智谋使得整出戏笑料不断,让观众忍俊不禁。而周世宗柴荣虽身居主位,却也平易近人,富有人情味,而非不食人间烟火。所以,这出戏才这么受观众欢迎。

想要塑造观众喜欢的人物形象,必须要让角色的唱腔音乐符合戏剧规定情境,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首先,陶三春首次出场时的五字句演唱,让人耳目一新。迟金声先生作为导演,非常尊重剧本,对于剧本没有一字修改。据他回忆,“剧本中,作者为陶三春写下了四句台词:‘晴天无片云,瓜园寂寞春,爹娘下世早,姐弟度光阴’……是花旦角色临上场,先在内场念一声‘啊哈!’,然后出场接念‘定场诗’亮相的常见套路。”(引自《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对京剧大师迟金声的访谈)迟老师导演看过剧本之后,与唱腔设计商量,让陶三春采用“唱上”的处理手段,这样“不改词也不添字,设计出的‘五言’唱腔就有了新颖的韵调。”(迟金声口述、刘福民笔录:《导演〈三打陶三春〉追忆漫记》,中国京剧,2010年3月,第26页)这就使得陶三春有了与其他刀马旦行当角色不同的人物形象,让人物更具个性特色。其次,借用传统剧目《打瓜园》中的曲牌“娃娃”主旋加以变化,来作为《三打陶三春》的基调音乐,则是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让整出剧目都弥漫着轻松喜庆的气息。再次,《三打陶三春》中的唱腔设计灵动婉转,善于表现人物的情绪变化和心理活动。如“瓜园浇水”一场中,陶三春唱“此日浇瓜虽辛苦,他时瓜熟香又甜……”音调婉转,充满韧劲和弹性,处处展现了陶三春对农家生活的热爱,向受众传递了“一切都有奔头”、生活充满希望的信息。该剧的成功上演,让那时刚刚经历了文革拨乱反正的动乱年代的人们,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憧憬和热爱。“油库避难”一场中,郑子明唱“休看她扭扭捏、捏捏扭、玲珑娇小清而秀,打的我鼻青脸肿花落水流……”,伴奏音乐欢快明亮,唱腔节奏鲜明、欢快风趣,同时又将郑子明此时急躁、忐忑的内心活动刻画的玲珑剔透。

新编历史京剧《三打陶三春》可以说在以上三个方面完成的很完美。但是,为什么这么一部名符其实的优秀作品,却没能很好的继承下去,使其长期活跃于舞台,一直保持长盛

不衰呢?目前,除北京京剧院2010年复排的“青春版”《三打陶三春》之外,还没有哪场《三打陶三春》的剧目演出能够取得持续一定时间或一定地域的轰动效果。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现在的院团缺乏“唱、念、做、打”于一身的技术全面过硬的优秀演员,当下存在着能唱的只重唱,而轻视武,俗称“刀枪不入”;反之,能武的只重武,而轻视唱,俗称“张不开嘴”,由此造成了今天演员技术单一、各行当发展不均衡、不和谐,甚至某些行当技术面临衰微的尴尬局面,如以“唱、念、做、打”综合性表演为特征的刀马旦行当人才严重匮乏。像京剧《白蛇传》一剧演出,白(素贞)娘子过去由一名演员演出全剧,现在大多由三至四名演员(白娘子)分场次完成了,出现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客观方面讲,作为培养戏曲人才的戏曲院校和京剧院团有责任重视和加强对演员综合素质的培养,重视全面提高演员“唱、念、做、打”诸多方面的技术水平。从主观方面讲,作为京剧演员一定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干一行爱一行,刻苦训练,打牢京剧表演“四功、五法”诸方面的专业基础,为胜任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京剧艺术表演体系的建构做出积极贡献。

笔者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京剧演员首先应具备“四功、五法”诸方面扎实的专业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作品的规定情境要求,准确把握人物基调,并赋予一系列表演程式以实质内容,做到化表演程式技术手段为艺术化的“生活”,才能塑造出生动的、鲜活的、可爱、可亲、可敬的艺术形象,才能有优秀的作品出现。同时,要重视加强戏曲编剧的人才培养,俗话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争取创编出更好、更多的优秀剧本,为舞台演出服务。迟金声导演说:“为什么在众多剧本中偏偏对这个本子一眼看中、情有独钟呢?理由很明确,首先我考虑到这是一部喜剧,适合当时观众的时尚审美需求。”(引自《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对京剧大师迟金声的访谈)从迟金声导演创作该剧的成功经验来看,我们应该以此为参照,心里始终装着观众,把观众接受不接受、喜欢不喜欢当作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京剧推向小众艺术的边缘或者一味地迎合少数人的“欣赏需求”,把京剧乃至整个戏曲艺术当做赚取非合理利益的工具,都是不可取的。京剧始终是植根于民,发展于民,为民服务的大众艺术。所以,当下京剧演出市场的振兴,首先考虑的就应该是现代观众的欣赏需求和审美标准,应着重在剧本创编和演员的培养上多下工夫。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力求创作出更多符合时代发展、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百姓喜闻乐见、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经得起时间检验、长演不衰、艺术性强的精品力作奉献给社会。

(作者单位:王文清,山东艺术学院;
时菲菲,山东艺术学院)